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三三九回 王媚娘喊告劉德太 彭欽差肅清折入都

話說彭中堂正要派人去請喜巡撫，只聽得外面一陣大亂。有聽差人進來稟：「現在外面有一個女子喊冤。」大人吩咐：「把她帶進來吧。這裡現有地方官，為何要到我公館喊冤？你等不可威嚇他，帶進來我看看。」手下人答應出去，帶進一個女子，年有二十餘歲，舉止端莊，相貌不俗，來到上房台階跪下，口稱：「大人在上，難女王媚娘，原籍是京都人氏，跟我父親在外省做官，後扶柩回籍，行至中途，被山賊掠搶，我母親殉難，我被扣在了紅龍澗。大人被困時，我曾救過劉大人，給公館送信，言明劉大人已收難女為室。自破紅龍澗後，劉大人跟欽差來至寧夏府，竟將此事不提。難女同老僕周莊來寧夏府找劉大人數次，劉大人都置若罔聞。只求大人給難女作主。」

欽差一聽，也知道這件事情，就說：「你現在何處居住？」王媚娘說：「現在寧夏府西門外雙順店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且回去，本閣必將此事辦理清楚。」王媚娘謝過大人就回去了。

大人一面派人去請喜巡撫，一面把劉芳叫來。中堂說：「劉芳，大丈夫生在上，不可忘恩負義。你既允許她，她投奔你來，乃是一個孤苦難女，你卻置之不理，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劉芳給大人行禮，說：「卑職只因軍務緊急，無暇去辦自己的

私事，這就趕緊去辦。」大人說：「好。」劉芳即下去辦理此事，與王媚娘成親不提。

且說喜大人來到，中堂請了進來。喜大人說：「中堂呼喚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中堂說：「我約大人非為別故，只因白天王遭阿丹丞相來此，說以前世兄伯充武曾被掠去三年，後雖送回，但世兄與白天王之女已有夫妻之分，白天王也不願把女兒再另許別家，情願給世兄為妻，彼此結秦晉之好。」喜崇阿說：「中堂吩咐，卑職焉敢違背，無奈跟番王結親，此事我不敢自專，必須奏明聖上。」中堂說：「我可以給你遞折子奏明，只要你自己情願。」喜崇阿說：「有中堂作主，卑職焉敢不遵。」中堂說：「很好，你就送定禮來吧。」喜崇阿告辭回去，即差人送來玉如意一柄，交阿丹帶了回去。

中堂這才吩咐把飛雲、清風和焦家二鬼帶了上來，左右一聲答應。這幾個賊人，天天倒是好吃好喝。因飛雲是奉旨嚴拿的要犯，先把他帶了上來，那三個在外聽候。飛雲這時已是手銬腳鐐，大三件木桎。一個差人說：「跪下。」飛雲偷眼一看，中堂在上面端然正坐。大人說：「飛雲，你原籍哪裡？在哪裡出家？把你所作所為之事，從實招來，免得本閣三推六問。你這案子關係重大，問得明白，本閣好上折子。」飛雲說：「中堂不必細問，我原籍慶陽府連環寨尹家川，自幼出家，我師父叫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。」中堂說：「在秘香居盜萬歲的珍珠手串，可是你起的意？」飛雲說：「是我起意，已將手串還回。」

中堂說：「本閣與你遠無冤，近無仇，你卻在靈寶縣同金眼頭陀法緣前來行刺，殺死了差官蘇永福，這可是你起的意。」飛雲說：「是。」他想：反正無非是個剛罪，便盡都招認畫供。再把清風帶上來審問。清風說：「我叫於常業，在葵花觀出家，本與大人無仇，只為飛雲、馬道元二人起見，我才到靈寶縣行

刺。」把所作之事，也都畫了招供。又把二鬼帶了上來，他二人低頭不語。大人說：「你二人前在劍峰山拒捕，情同叛逆，本當殺你，是勝奎苦苦相求，方才減等治罪，給你無氏留後，不料你二人竟自恩將仇報。」二人答言說：「本不欲謀害大人，皆因受了和尚老道二人的蠱惑。」他二人也畫了供。大人吩咐把這四個人帶了下去，不准難為他等，每頓給他四人一席。

大人辦好了折子和所有在事出力人員的保章，即派寧夏總鎮徐勝押折進京。大人在寧夏府公館住著，聽候聖旨。閒時把眾老少英雄都叫來問過，若願做官者，便同大人回去。內中有金眼離邱成不願做官，歐陽德也要回千佛山真武頂，眾人都擺酒送行。歐陽德吃了幾杯，先向眾人告辭走了。

中堂把事情辦清，心中甚喜。這天在燈下看書，眾人輪流伺候，今天是彭福、彭祿兩人。大人想：「如今事已辦完，就等聖上諭旨下來，便可回京。」天有二鼓之時，不想房上又來了兩個刺客。

這兩個賊人，原是連環寨漏網之賊，一個叫抄水燕子石鐸，一個叫燕翅子劉華。二人自連環寨逃走，回到鳳凰山，總想給他拜兄白猴楊坤報仇，以泄胸中之氣。這天奉鳳凰山寨主九頭鳥之命，二人就下山來找大人行刺。這兩個賊人本是江洋大盜，久在鳳凰山嘯聚，後又入了八卦教。兩人在路上一打聽，得知彭中堂現在寧夏府，便扮作客商，來到寧夏府十字街路北，住在天盛店東跨院上房。第二天，來到公館門口一探，只見出入之人不斷，也不知裡頭有多少辦差官，多少能人。兩人探道回店，向店裡伙計說：「彭中堂在寧夏府公館住著，往常公館裡亂不亂？」伙計說：「彭中堂剛破了木羊陣，大獲全勝。昨天，白天王又派阿丹丞相前來給喜巡撫提親，還拿了四個賊人，內中一個是和尚，一個是老道，聽說是奉旨嚴拿的要犯，可不知

道叫什麼。」抄水燕子石鐸一聽，心中一動，等伙計出去，便說：「劉賢弟！大概彭賊官公館拿的，定是飛雲、清風道友。

如真是他等，我弟兄要把他們救了出來。」劉華說：「也好，晚上咱們瞧瞧去，要真是綠林的朋友，你我怎能袖手旁觀？」二人商議已定，要了酒菜，在上房屋中談談笑笑，開懷暢飲。天有二鼓之時，這兩人換過夜行衣，出了客店，躡房越脊，暗中來到公館，見彭中堂此時正在燈下看書。這兩個賊人伸手抽刀，就要去刺彭大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